

情缠劫上结

第二百三十二章

阮卿言和商挽臻十年没见，自然有很多话说，而第五初烨亦是与她分别许久，似乎也有许多话要讲。可真正站在同一个屋子里，三个人面面相觑，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商挽臻看着第五初烨许久，紧紧的握着她的手，另一只手则是探过去，摸上阮卿言的肚子。

事实上，她没想到阮卿言也会有为人母的一天，毕竟这小蛇的心性同孩子没什么差异，可易初的离开让她变了太多。现在的阮卿言，已经没了以前的天真和稚气，她身上满是沧桑，金色的眸子泛着灰色，像是随时都会失去生机一般。

商挽臻知道她这段日子过得不好，想来也是，每日守着所爱之人的躯体，却守不住灵魂，又怎么可能会好。

“小蛇，你身子太虚弱，这里的灵力也渐渐不如从前了，随我同阿烨回凤凰族吧，对你和你的灵胎都有好处。”商挽臻看了眼阮卿言的肚子，轻声道，听着她的话，阮卿言似乎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。既然商挽臻都这么说了，她点点头，应了下来。

有了阮卿言的同意，商挽臻和第五初烨便带着她一同回了凤凰族，将她安置在灵力较好的庭院中。第五端玉早在几年前就对第五初烨放权，如今这凤凰族内，虽然看似还是第五端玉为王，不过大小事也早就交给了第五初烨处理。

把阮卿言安置好，第五端玉商挽臻回了自己的寝宫，才刚一进门，身子便被商挽臻用力的按住，继而来到的，便是商挽臻热情而急迫的亲吻。她们在一起之后总是聚少离多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似乎终于有了不会分开的理由。

第五初烨能感觉到商挽臻这次回来是真的脱胎换骨了，她强大了太多，甚至多到自己无法估测。曾经毫无威压的她，居然能在今日用威压让自己失神。就算是在自己没有防备的情况下，却也厉害得紧。

“阿烨，我真的很想你，日夜想着，若能再抱到你，该有多好。”一吻过后，商挽臻紧紧的抱着第五初烨。这十年来，她和白旗去了许多地方，除了人界妖界和冥界，就连那无望之境也去了。她在那里呆了整整五年，却像是五百年五千年那么久。无望之境的日子如同静止一般，在那里，她必须要用全部来保命，因为一旦死在那，她将永远都见不到第五初烨。

所幸，如今她回来了，也终于成了能够站在阿烨身边的人。

“如今你已经实现了，你如何知道去南天圣地找我？”第五初烨知道商挽臻能够在十年之内变得如此厉害，定是付出了许多。只是她好奇，商挽臻怎会知道去南天圣地找自己？

“我本是先回了凤凰族，然后…凤凰女王与我说，你去了下界。”

“母皇她居然会与你说？”

听到是第五端玉告诉商挽臻自己的下落，第五初烨有些诧异，毕竟在她以为，第五端玉对商挽臻仍然存着不满的，可如今她居然直接与商挽臻对话，这么说来，或许她对商挽臻的态度，也因为时间而改变了。当然，也得感谢第五华青这几年对第五端玉的死缠烂打。

“现在魔族如何了？”两个人坐在床上，说的却是如今的局势而非风月。商挽臻抱着第五初烨，而这久别重逢，第五初烨自然也想和商挽臻亲昵，便由她抱着。

“魔族始终觊觎凤凰族，我想藏涂的目标大抵是我。”

第五初烨早便猜到，藏涂首先进攻凤凰族，就是想要自己，虽然不知他已经恢复怎么还要自己当做容器，可内在的原因，必定是重要的点。看着第五初烨沉思的脸，商挽臻带着她躺在床上，轻轻压上她的身子。

“阿烨，如今我能够保护你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你。”

“恩。”第五初烨看着商挽臻的眼神，点了点头。

“那…阿烨，在护你之前，我能否做些其他事？”

商挽臻眼里的意图太过明显，而两个人分别十年，自然也需要一解相思之苦。第五初烨红了耳朵，她侧着头，点了点头。这样的默许，自然是同意。

从南天圣地到凤凰族，若以前，阮卿言必定会觉得不安，而今她却觉得身处哪里都无所谓。她靠在床上，看着易初留下的经文，安静的通读每个字。这本经文她已经看了数十遍，曾经她连一个字都不想读，如今却已经把这本书摸烂了。

“悠悠，为什么这么无聊的书，你当时却那么喜欢呢？我强迫自己读了好多遍，可是我还是看不懂它们的意思。商挽臻那个混蛋和她的小凤凰走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，要是你也在就好了。”阮卿言躺在易初的身上，轻声说着，看着易初平静的脸，忍不住轻轻吻上她。

易初离开之后，阮卿言连吻都变得克制了许多，她怕自己会弄坏易初，弄坏这个自己仅有的念想。可是，她是蛇啊，妖中至淫的蛇妖，又怎么可能忍得住那种寂寞。感到身体又莫名其妙的发热，阮卿言靠着易初，用胸部在她的手臂上轻轻蹭着。

她知道自己的软软肉比以前还大了好多，有灵胎的缘故，这里一直在涨奶，那种饱胀的感觉让阮卿言觉得胸部被撑得很疼，不揉难受，若去揉，又会弄得身子发热。蛇的发情期多

数在春秋季节，可有了灵胎之后，这身子反而敏感得多，发情这种事，也不仅仅是只有春秋季节才有了，而是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开始。

阮卿言无力的靠在易初的身上，她看着易初的侧脸，渐渐难过起来。若以前，易初一定不会舍得让自己这般难受。她会亲吻自己，抚摸自己，进入自己的身体，让她快乐到疯狂。可现在，她只能躺在那，一动不动，而自己，就像是故事里的唯一一个角色，可怜得让人发笑。

阮卿言轻喘着，只是单纯的挤压易初的手臂已经无法让她满足。她脱掉了衣服，用手揉着自己胸前饱满的浑圆，酥麻又夹杂着微疼的感觉让她忍不住叫出声来。可这样的感觉，和易初的抚摸相比，还是差远了。

“悠悠，又想要了，怎么办呢？帮帮我，帮帮我吧。”阮卿言红了眼睛，委屈又难受的哭着。她分开腿搭在易初的腿上，抓着易初有些冰凉的手，缓缓送入到自己的身体里。当空虚的身体被填满，阮卿言舒服的叫出来，却又哭得更厉害了。

如今的她，也只能这般和爱人进行交合。易初，永远都不会主动抱自己了。